

教科文组织“未来路线图”的缺失内容：大学的研究使命

菲利普·G·阿特巴赫、汉斯·德·维特

菲利普·G·阿特巴赫 (Philip G. Altbach)：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研究教授、创始主任

电子邮件：altbach@bc.edu

汉斯·德·维特 (Hans de Wit)：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荣誉教授

电子邮件：and.dewitj@bc.edu

教科文组织是否认为大学的传统研究使命与 21 世纪有关？显然不是。最近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结束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所提出的“路线图”，即《超越限制：重塑高等教育的新方法》(Beyond Limits: New Ways to Reinvent Higher Education)，只是间接地、边缘性地提到了大学的研究使命。忽视甚至几乎完全忘记大学的科学研究使命，是个重大失误，对科学、学术或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并不有益。对于高等教育的其他一些核心问题，比如为学术事业提供资金和不断扩张的私立高等教育部门，也没有提及太多。另一个失误是国际化——虽然这是包括在“路线图”内的，但强调的几乎完全是高等教育流动性、学术资格认证和伙伴关系，没有提到高等教育课程的国际化或针对所有人的全球学习。强调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公共利益和人权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如果忽视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下私营部门的崛起”和“知识经济深化背景下不平等的加剧和对科研需求的提升”这两个关键主题，就显得有些幼稚。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路线图”有效强调了高等教育中其他许多方面，例如：学术自由、可持续性、全面的学生学习体验、包容性、多样性以及其他有价值 and 重要的主题。同样

积极的是，“路线图”也呼吁对与能力建设相关的高等教育进行更多研究和创新。

需要提醒教科文组织或许还有全球高等教育界的是，自 1810 年柏林大学成立以来，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一直是大学的核心使命。传统上，现代大学的核心职能是教学、研究和服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似乎忘记了研究的重要性。这在 21 世纪以科学为基础的世界中尤其成问题，其中包括大学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中心地位，这是理解文化和社会以及为自然科学提供社会背景的关键。

正如《超越限制》所表明的那样，在资源减少的环境中，当代大学被要求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政府、媒体和其他人不断要求学术界“重塑自我”，从而满足这些多重目标；但这在许多方面使一个数百年来取得巨大成功的机构偏离了其核心职责。在这一过程中忽视研究的重要性是危险的：教科文组织宣言中强调的威胁我们社会的全球性挑战，反而需要更加关注研究和研究合作，并投入更多资源。

研究功能的复杂性

大学对研究生产、科学和社会发展的贡

献是毋庸置疑的，在基础研究中也是至关重要的。这种贡献的众多例证之一是 mRNA 疫苗技术的发展和进步，这导致了 COVID-19 疫苗的迅速成功。诺贝尔奖获得者们进行了基础研究，并且他们的发现构成了应用于疫苗技术的基础。除此之外还有无数的例子。

大学是研究的中心驱动力，但在一些国家，大学并不是研究的唯一场所。中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国家都有独立的、公共资助的研究机构，这些机构越来越多地与大学合作甚至合并。在大众化时代，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以研究为中心。事实上，只有一小部分大学是研究密集型的，这些大学大多数在发达国家。在美国，大约有 300 所大学致力于研究工作。在澳大利亚“八校联盟”（Group of Eight）是研究密集型集团，英国则有“罗素集团”（Russell Group）。对于大多数大学和学者来说，把重点放在教

学和对社会和经济的应用服务上是完全合适的。然而，“世界级”研究型大学虽然只占少数，但对全球科学和创新非常重要。它们在全球知识体系中的功能和作用不应被教科文组织完全忽视。

鉴于教科文组织传统上关注全球调南方发展中国家和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其应该重视研究型大学的作用和在这些地区建设并提高大学的研究能力，以满足当地需求，从而打破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主导地位。

科学研究和研究型大学不仅是高等教育的核心，而且对社会未来发展和地球生存也颇为关键。

注：本文刊登在 2022 年 6 月 4 日发表的《大学世界新闻》（*University World News*）